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
第四十九回 薛招討大破圍城將 蓋蘇文失計飛刀陣

詩曰：枉去扶餘借救兵，蘇文難獲大唐君。
飛刀失去雄師喪，天意誰能謀得成。

「你領兵好好退轉摩天嶺，萬事全休。如若執意要衝我營盤，放馬過來，與你決一雌雄！管叫你帶來螻蟻片甲不留，自然反悔在後。」薛仁貴呼冷笑道：「我把你這番狗奴，本帥屢次把你這顆顛頭寄在頸上，不思受恩報恩，獻表歸順，反起禍端，興兵侵犯城池，此一陣不挑你個前心透後背，也算不得本帥利害。照載罷！」嗖的一戟，分心就刺。蓋蘇文赤銅刀赴面交還。二人戰到十合，不分敗勝。左右飛虎將軍張格，玉虎將軍陳應龍，二騎馬衝將過來助戰。蘇文見有幫助，一發膽壯。那仁貴旁邊，周青飛馬上來相助，把雙鋼往二人兵器上一分，二將覺得脖子震動，明知仁貴標下將士十分利害，也不通名答話，截住了，斧刀並舉，雙戰周青。周青好了當，使起鐵鋼，護身招架，三人大戰，並無高下。右手趕上雄虎將軍鄂天定，威虎將軍石臣。

鄂天定善使飛口青銅刀，石臣使兩柄亮銀錘，多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來助蓋蘇文。只見仁貴旁邊，又衝出薛賢徒，挺槍迎住。三將戰在一旁，沒有輸贏。

二位元帥戰到四十個衝鋒，殺個平交。蘇文手下偏正將甚多，喝聲快上來，就有二十餘員番將，把個薛仁貴圍在核心，刀斬斧劈，鋼打槍挑，仁貴雖然利害，卻也寡不敵眾，少了接戰將官，也有些難勝番兵。

我且按下東城交戰之事，另言南門姜興霸、李慶先，聽得東城起了號炮，連忙吩咐扯起營盤，也放一聲號炮，帶二萬人馬，衝殺番營。慶先舞動大砍刀，衝到番營前，亂斬亂斫，殺了幾名小番，踹進營盤，砍倒帳房，姜興霸手中槍勝比蛟龍相似，殺進營盤，手起槍落，小番逃散不計其數。衝到第二座營盤中，忽聽一聲炮起，殺出兩員將官，大叫道：「唐將有多大本事，敢衝我南營汛地，前來送死麼！」二人抬頭一看，但見這兩員番將，怎生打扮：頭上邊多是大紅飛翠包巾，金紮額二翅冲天，陰陽帶打結飄左右。面如重棗，兩道青眉，一雙豹眼，獅子大鼻，口似血盆，海下一派連鬚長鬚。身穿一領猩猩血染大紅蟒服，外罩一件龍鱗砌就紅銅鎧。左懸弓，右插箭，腳踏一雙翹腦虎尖靴，瑞定踏凳，手端一條紫金槍，坐下胭脂馬，直奔過來了。

李慶先喝道：「番將少催坐騎，俺將軍刀下不斬無名之輩，快留下名來。」

番將說：「蠻子聽者，我乃大元帥蓋麾下，加為烈虎大將軍、姓孫名祐」

又一個說：「我乃螞虎大將軍樂光祖便是。不必多言，放馬過來。」孫祐晃動紫金槍，望慶先劈面門刺將進去，李慶先把大砍刀噶啷一聲，梟在旁首。

薛賢徒挺槍上前，那一首樂光祖持生銅棍，坐下昏紅馬，縱一步上前，迎住賢徒，槍棍並舉，二人大戰番將，不分勝敗。

我且按下南門交戰之事，單表西城周文、周武，聽南城發了號炮，也起炮一聲，帶領二萬人馬，衝殺進營。裡面炮響一聲，衝出兩員將官，你道他怎生打扮，但見那：頭戴的多是亮銀盔，身穿的盡是柳葉銀條甲，內襯白綾二龍獻爪蟒。左邊懸下寶雕弓，右邊插著狼牙箭，手端渾鐵鞭兩條，坐銀鬚馬。面如銀盆，兩道長眉，一雙秀眼，兜風大耳，海下長鬚，飛身上前來。

周文喝道：「來將留名，敢來送死麼。」番將喝道：「呔！蠻子聽者，我乃大元帥標下龍虎大將軍俞紹先。」周文道：「我也認得，你是張仲堅駕下大將，有本事，放馬過來，看將軍一刀！」把大砍刀直取番將，紹先舞起雙鞭，敵住周文，來往交鋒，各獻手段。又要講到周武衝進番營，手起刀落，把那些番邦人馬殺散奔跑，劈頭來了一員番將，便問道：「來的番將，快留名字，好梟你首級。」那員番將大喝道：「呔！蠻子聽者，我乃越虎將軍梅文便是。奉元帥將令，來拿你反賊，明正其罪，不要走，照打罷！」把坐下雪花駒催一步上，舉起兩根金釘狼牙棒，望周武頂上就打。周武手中刀急架忙迎，相鬥一處。馬分上下戰住。

西城輸贏未定，又要講北門王新鶴、王新溪，聞號炮一響，帶二萬人馬，兩條槍直殺進番營，挑倒帳房，番兵四路奔走，見兩員番將直衝過來，你道他怎生打扮，但只見他：頭上多戴開口鑲鐵獅盔，面如鍋底一般，高顴骨，古怪腮，兜風耳，獅子鼻，豹眼濃眉，連鬚鬚鬚，身穿一領鎖子烏油甲，內襯皂羅袍，左右掛弓插箭，手端一口開山大斧，催開坐下烏鬚馬，趕上前來。

大叫：「唐將有多大本事，敢衝我這裡營盤！」王新鶴喝道：「來將慢催坐騎，我槍上從不挑無名之輩，快留姓名來。」番將道：「蠻子，你要問我之名麼，洗耳恭聽：我乃大元帥蓋麾下，加為勇虎大將軍，姓寧名元。」我乃猛虎將軍蒯德英便是，快放馬過來！」把坐下黑毫駒一縱，手中大砍刀一舉，直望王新鶴劈面斬來。新鶴把槍架住在一邊，馬打衝鋒過去，英雄閃背回來。王新鶴提起槍直刺面門，蒯德英大刀護身架住，兩人戰鬥在營，全無高下。王新溪縱馬搖槍來戰，那邊寧元使動斧子迎住。新鶴盡力廝殺，一來一往，四手相爭，雌雄難定。

不表東南西北四門混戰，喊殺連天，番兵四散奔逃。又要講到城上，四門公子看見城下番營內亂哄哄鼓炮不絕，聲聲大振，明曉元帥救兵已到，多下城來，到銀鑾殿奏其緣故。天子龍心大悅，眾將放下驚慌。茂功當殿傳令：「汝等快上結束，整備馬匹，帶齊隊伍，好出城救應，兩路夾攻，使番兵片甲不留。」眾爵主齊聲得令，各各回營，忙忙結束，整備馬匹，端好兵刃，傳齊大隊人馬，在教場中等候。眾公子上銀鑾殿，聽軍師調點。當下茂功先點羅通、秦懷玉：「你二將領本部人馬一萬，開東城衝殺，接應元帥，共擒蓋蘇文。」羅通、懷玉一聲：「得令！」出銀鑾殿上馬，至教場領兵一萬，往東門進發不表。茂功又點尉遲寶林、程鐵牛：「你二人帶兵一萬，往南門衝營，須要小心。」二將口稱：「不妨！」就奉令出殿，跨上雕鞍，前往教場，領本部人馬一萬，往南城前進。再表茂功又點尉遲寶慶、段林：「你二人帶兵一萬，往西門衝營，不得有違。」二將答應，上馬端兵，領人馬往西城進發不表。再講茂功又點尉遲恭：「你可獨帶兵馬五千，開兵接應北門。」

敬德一聲接應，上馬挺槍，領兵五千望北城而來。放炮一聲，城門大開，吊橋放平，一馬當先，衝到番營前，手起一槍，把番兵盡行殺散。尉遲恭一條槍踹進二座營盤，五千兵混殺開去，番兵勢孤，不來對敵，棄營逃走。敬德催馬，無人攔阻，直進營頭，見王新鶴弟兄大戰番將二員，有二十餘合不分勝敗。惱了尉遲恭，把烏雅馬縱一步上，喝聲：「去罷！」手起一槍，把個蒯德英挑在他方去了。寧元看唐將多了，心內著忙，斧子一鬆，卻被王新鶴一槍刺中咽喉，墜騎身亡。三人大喘番營，喊殺連天。番兵逃亡不計其數。

北門已退，營盤多倒。又要講西門開處，掛下吊橋，衝出一標人馬，踹踏營來。尉遲寶慶、段林各執一條槍，殺散小番，衝進營盤，只見周氏弟兄大戰二將，數十合不定輸贏。空慶把槍一挺，揀個落空所在，插一聲響，挑將進去，把個俞紹先穿透後背，死於非命。梅文見傷了一將，叫聲：「阿呀，不好！」卻被周武就攔腰一刀，砍為兩段，結束了性命。兩條槍在左亂傷性命，兩口刀在右亂砍小卒，屍骸堆積，倒幡旗灑滿地，塌皮帳踐踏如泥，西城又得破了。

單表尉遲寶林、程鐵牛帶兵衝出南門，殺進番營，見李慶先、姜興霸與番將戰有三十衝鋒，未分勝敗。惱了程鐵牛，縱馬上前，手起開山斧，把樂光祖連頭劈到屁股下，戰馬皆傷，身遭慘死。孫祐心中又苦又慌，被慶先一刀將頭砍落塵埃，一命歸天去了。這番亂殺番兵，大喘遼營，番人料想不能成事，多拋盔卸甲，棄鼓丟鑼，四散逃命。三門帳房，踹為平地。骸骨頭顱，堆攔馬足。血水成河，到處湧流，屍身馬蹄，踏為泥醬，四下裡哭聲大震，多歸一條總路，逃奔東行。唐朝人馬鳴鑼擂鼓，緊緊追殺。

又要講到羅通、秦懷玉，領人馬到東門，發炮一聲，開城墮橋，卷殺番營，兩條槍勝比蛟龍一般，番兵不敢攔阻，讓唐將直踏進營。抬頭看見蓋蘇文同偏正將，圍住了薛仁貴廝殺，番兵喝采。明知元帥不能取勝，正欲要接應，但見左右兩旁，殺聲大震，戰鼓不絕。羅通一馬衝到，左邊見二員番將，戰住周青，足有數十回合，番將漸漸剛強，惱了羅通，一馬衝到，手中攢竹梅花槍，嗖的一槍刺將進去，把個陳應龍挑下馬來，一命休矣。張格見了，魂不在身，手腳一亂，周青量起鐵鋼，照頭一下，可憐一員猛將，

腦漿並裂，死於非命。右首懷玉見番人雙戰薛賢徒，不問根由，縱馬上前，把提爐槍一緊，到將過去，石臣架在一邊，懷玉手快，左手把槍捺住，右手提起金裝神鋼，喝聲：「去罷！」當夾背上一下，石巨大叫一聲：「我命休矣！」翻鞍墜馬，鮮血直噴。復一槍刺死在地，馬踏為泥。鄂天定見了，心中慘傷，兵器略鬆，賢徒緊一槍，挑中咽喉，陰陽手一反，撲通響跌在蘇文圈子內。嚇得偏將心慌意亂，卻被懷玉、羅通上前，不是槍挑，就是鋼打，可憐二十餘員將官，遭其一劫，逃不多幾名，死者盡為灰泥。竟把蓋蘇文圍住居中，殺得他馬仰人翻，呼呼喘氣。一口刀在著手中，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兵過去。

被五位大將逼住，自思難勝，若不用法，必遭唐將所傷。蘇文計定，把剛牙一挫，赤銅刀往周青短鋼上一按，周青馬退後一步，閃得一閃，卻被蘇文混海駒一催，縱出圈子，遠了數步，把刀放下，念動真言，一手招訣，揭開背上葫蘆蓋，一道青光，飛出一口三寸柳葉刀，直望唐將頂上落下來。羅通、周青等一見，心內驚慌，望後邊亂退。仁貴縱上前來，放下戟，左手取震天弓，右手拿穿雲箭，搭住弦上，望青光內一箭射去，一道金光衝散青光，空中一響，飛刀化為灰塵。把手一招，箭復飛回手中。惱了蓋蘇文，連起八口飛刀，陣陣青光散處，仁貴也便一把拿了神箭四條，望上一齊撩去，萬道金光一衝，括喇括喇一聲響，八口飛刀盡化灰塵，影跡無蹤，青光並無一線，把手一招，收回穿雲箭，藏好震天弓，執戟在手，四將才得放心，一齊趕上。

蓋蘇文見飛刀已破，料想不能成事，大叫：「薛蠻子，你屢屢破我仙法，今番勢不兩立，與你賭個雌雄。」縱馬搖刀，直殺過來。仁貴舞戟戰住，四位爵主圍上前來，使槍的分心就刺，用戟的劈面亂挑，混鐵鋼打頭擊頂，大砍刀砍項劈頸。殺得蓋蘇文遍身冷汗，眼珠泛出，青臉上重重殺氣，刀法漸漸慌亂，怎抵擋得住五般兵器。卻被仁貴一條戟逼住，照面門、兩肋、胸膛、咽喉要道，分心就刺。蘇文手中刀只顧招架方天戟，不防羅通一槍劈面門挑將進來，蘇文把頭一偏，耳根上著了傷，鮮血直淋，疼痛難熬，心內著忙。

周青一鋼打來，閃躲不及，肩膀上著了一下。那番慌張，用盡週身氣力，望賢徒頂樑上劈將下來。薛賢徒措手不及，肩上被刀尖略著一著，負了痛往半邊一閃，蓋蘇文跳出圈子，拖了赤鋼刀，把混海駒一催，分開四蹄，飛跑去了。後面仁貴舉動方天戟，在前引路，後面四騎馬仗兵器，追殺番兵。高建莊王同雅裡貞拍馬就走。眾番兵一見元帥大敗奔走，多棄營撤帳，四下逃亡。

唐朝人馬攏齊，幾處番兵各歸總路，望東大敗。天朝兵將，漸漸勢廣，卷殺上前，這一陣可憐番兵：遭刀的連肩卸背，著槍的血染征衣。鞍轡上之人戰馬拖韁，不管營前營後；草地上屍骸斷筋折骨，怎分南北東西。人頭骨碌碌亂滾，好似西瓜；胸膛的血淋漓，五臟肝花。

恨自己不長騰空翹，怨爹娘少生兩隻腳。高崗屍壘上，底中血水昂昂。來馬連鞍死，兒郎帶甲亡。

追到十有餘里之外，殺得番邦：番將番兵高喊喧，番君番帥苦黃連。南蠻真利害，咱們真不濟。丟去幡旗鼓，撇下打臘酥。貂裘亂零落，黃毛撒面飛。刀砍古怪臉，槍刺不平眉。標傷兜風耳，箭穿鷹嘴鼻。

一陣成功了，片甲不能回。人亡馬死亂如麻，敗走胡兒歸東地。從今不敢犯中華。

這一場追殺又有十多里，番兵漸漸凋零，唐兵越加驍勇，殺得來槍刀耀眼，但只見：

日月無光，馬卷沙塵，認不清東西南北。連珠炮發，只落得驚天動地；喊殺齊聲，急得那鬼怪魂飛。四下裡多扯起大唐旗號，內分五色，轟轟烈烈，號帶飄持。何曾見海國蛇幅彩色鮮，鬧紛紛亂拋撤路搖。唐家將聽擂鼓，諸軍喝采，領隊帶伍，持刀斧，仗錘鋼，齊心殺上；番國兵聞鑼聲，眾將心慌，分隊散伍，拖槍棍，棄戟鞭，各自奔逃。天朝將聲聲喊殺，催戰馬猶如猛虎離山勇；番邦賊哀哀哭泣，兩條腿徒然喪失家園。刀斬的全屍堆積，馬蹄的頓作泥糟。削天靈腦漿並裂，斷手足打滾油熬；開膛的心肝零落，傷咽喉慘死無勞。人人血如何似水，人馬頭滿地成溝。悶自己不生二翅，恨雙親不長腳跑。拋鳴鼓四散逃走，棄盔甲再不投朝；逢父子一路悲切，遇弟兄氣得噉號。半死的不計其數，帶傷的負痛飛逃。這番踹殺唐兵勇，可笑蘇文把禍招。數萬生靈送空命，如今怎敢犯天朝。

這一追殺有三十里之遙，屍骸堆橫如山。大元帥薛仁貴傳令鳴金收兵，不必追了。當下眾三軍一聞鑼聲，大隊人馬，各帶轉絲韁，眾將領回城去。我且慢表。

單講那番邦人馬，見唐軍已退，方才住馬。蘇文傳令扎住營頭，高建莊王嚇得魂飛魄散，在御營昏迷不醒。蓋元帥吩咐把聚將鼓鳴動，有幾名損將投到，點一點，看雄兵損折六萬餘千，偏正將士，共傷八十七員。就進御營，奏說損兵折將之事。莊王大歎道：「元帥，欲擒唐將，反使損折兵將，這場大敗非同小可，也算天絕我東遼，孤之命也。」蘇文道：「狼主韜安，臣此番：

管叫大仙仗仙法，減去唐王君與卿。」